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七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77)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076 和 Add. 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77)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如无异议，我就邀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对面的指定席位就座，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M. 艾哈迈德先生(苏丹)、C. O. 姆巴耶先生(几内亚)、H. K. 约梅克普先生(加纳)、W.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G. 奥蓬吉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I. 本迪法拉先生(阿尔及利亚)、Y. 迪阿基特先生(马里)、P. A. 姆巴勒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E. C. 阿尼奥库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M. 基萨卡先生(肯尼亚)和M. 加林-杜阿特先生(中非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对面的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我收到了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信。他要求参加关于我们议程第二项的辩论[S/6110]¹，如无异议，我就邀请乌干达代表参加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S. N. 奥达卡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议席对面的指定席位就座。

¹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3.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 布隆迪人民、政府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允许他们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并在没有表决权的条件下参加讨论, 谨向安全理事会表示感谢。

4. 由于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享受这种优待, 他们本应感到多么振奋, 假如问题不牵涉到一个非洲兄弟国家的话。

5. 我国参加要求把刚果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发起国行列, 有两个理由: 第一,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 刚果的兄弟国家和联合国的积极成员国, 唯一目的是要安全理事会采取明确的立场, 谴责美、比在斯坦利维尔的干涉; 第二, 作为刚果的邻国, 其政治态度常常遭到某些大国的指责, 因为, 我想——而我想得果然不错——那些大国, 包括美国在内, 不会不指控我国助长了在刚果的反叛行动或民族主义行动。正是以这双重资格, 我冒昧在这个国际机构发言。

6. 我对这个问题的议论, 其观点和任何一个意识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各种危险, 并希望他的人民免受其祸的非洲人大同小异。布隆迪代表团认为, 得到英国支持, 而从阿森松岛起飞的美国飞机, 把比利时伞兵投到斯坦利维尔, 这是刚果独立以来一直施用于该国的新殖民主义手段的变本加厉。布隆迪坚决认为, 一九六四年的斯坦利维尔地区的人质问题, 同一九六〇年刚果叛变问题一样, 是新殖民主义造成的。

7. 其次必须说一说, 刚果之所以引起非洲自由国家的关注, 是因为它构成这些国家的问题的一部分。它遭到了经济掠夺, 文化衰退; 情况同一切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它的独立被出卖, 它的领袖们被屠杀或遭放逐; 在非洲任何一个独立国家这种危险经常存在。因此, 它的种种问题是独立有名无实、教育既不完全又模拟别国、以及疯狂的帝国主义所造成的。

8. 还要补充说, 刚果越是真正独立, 它的邻国与地球上任何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就越不发生危险。此外, 刚果的教育越是被搞歪, 政治领袖们对反剥削和反分割的现象就越不会理解; 而且, 帝国主义越是疯狂, 那些无耻的投机分子越容易宣布他们的独立, 而人民群众的斗争性则越强。

9. 就其用心而言, 帝国主义者是无可指摘的了。他们什么都有, 什么都答应给, 除了真正的独立。因此刚果到处泛滥着化学催肥鸡, 剩余食品, 同时还有法西斯雇佣军。

10. 然而, 刚果人首先需要的是, 真正的独立。至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非洲信使报——利奥波德维尔的日报——首先提出来的是这一点。该报接着发表了如下的申诉:

“这一次, 又是不会有人愿意采取这样的主动的了, 因为, 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并非如此; 他们想要使刚果人民完全分裂, 然后使其受巧取豪夺的法律所摆布。”

“如果除了贪婪掠夺的金融巨头从国外下令要做的以外, 谁也不敢动一动, 刚果就变成失乐园了。”

“这样, 刚果政府便仍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要么顺从人民的要求, 直接关心他们的利益, 勇敢地拒绝幕后牵线人的任何要求; 要么承认自己的失败, 放弃其所承受的政治权力。二者必取其一。否则将爆发第二次刚果革命, 因为欺诈的政策总是没有好结果的。”

登在非洲信使报上的这番话, 正确地反映了某些对本国面临的问题有所认识的刚果人的立场。

11. 如果我不以我的代表团的名义对潜入我们的辩论中的某些诡计进行揭露, 而就此罢休, 那我就没有尽到责任, 因而也就不公正。这些诡计旨在转移国际上对刚果问题的真相、起因、现状、及其后果的注意。

12. 某些代表团, 以及许多众所周知、专门歪曲事实的新闻界人士, 企图把刚果问题说成是出于种族的原因, 是非洲人中的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争。那些持这种主张的人甚至断言, 这是一场以支持野蛮、共产主义、同类相残的人为一方, 以拯救民主、拯救西方文明的人为另一方的公开对抗的危机。

13. 如果人们真的是这样来说明形势的根本特征的话, 布隆迪面对着这些靠制造混乱、谎言、猜疑, 而且, 我必须说, 靠在非洲国家间制造种族主义, 来

歪曲事实真相的卑劣伎俩，决不能熟视无睹。因此，我的代表团对象牙海岸和摩洛哥代表挺身而出，反对这类种族主义的宣传的行动表示兄弟般的祝贺。在我们非洲事务中，不存在什么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的问题，却存在着使非洲人与一般对非洲、特别对刚果进行公开干涉的非非洲人互相对立的问题。我国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哪怕是非洲国家，以代表有色非洲人说话为名，声称有权对非洲进行分裂并使其对立。应该当众揭露这些企图，因为它们旨在分裂非洲人，以便更易于奴役他们。

14. 在我之前的各位发言人，特别是肯尼亚代表，已从各方面讨论了刚果问题，因此我的发言将仅限于刚果危机的一些基本事实材料。因为，作为刚果的邻国，面对这一使其特别担心的局势不能漠然置之。刚果问题纯粹是非洲的问题，应当在非洲范围内解决；因此，应该让非洲人自己去解决。在这方面，我的代表团坚决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刚果问题特别委员会迄今所作的努力，尽管发生了对斯坦利维尔的军事行动——这是对我们的非洲组织的公然侮辱——该委员会还是不遗余力地寻求刚果问题的和平解决。

15. 当比利时人范德文勒和英国霍尔少校率领的雇佣军向前推进，沿途留下了灰烬、尸骸和内战时，非洲人已成为非洲问题的刚果问题，向世界提出了一个非洲的解决办法。利奥波德维尔当局已经表示同意。美国、比利时和英国当局曾同意试行这一途径。然而，似乎在有意嘲弄，他们在布鲁塞尔、伦敦和华盛顿商议，对一切有关刚果的事情，在他们之间说“不同意”，而对世界上其他人则说“同意”。当非洲统一组织要求刚果政府停止招募雇佣兵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者却求助于世界上最渴血和厉行种族主义的各团体去大量扩充雇佣军的数量。刚果政府在它的非洲同伴们的要求下，正要接受在刚果停火的条件，但那些在南非、罗得西亚、古巴和越南反对独立和进步的敌人却准备在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杀人放火。非洲统一组织呼吁利奥波德维尔和斯坦利维尔当局为全国和解寻求一切必要的方法，但布鲁塞尔、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却强硬推行武力解决的办法——用机枪解决问题。非洲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委托它设法在刚果人之

间达成和解回到睦邻的原则上来。但带着法西斯色彩的新殖民主义又一次认为刚果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分裂要比他们之间的和解与睦邻关系更有利可图。最后，非洲统一组织向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所有国家发出紧急的呼吁，要它们停止干涉，但这些反动国家又一次聚而计议，要在斯坦利维尔地区进行烧杀。

16. 当刚刚几天前人们还到处宣告革命部队向前推进的时候，怎么会来这一下突然的镇压，因为革命部队开头节节胜利，进展如此迅速，以致于那些受到屈辱的人非要使它落得个悲剧结局不可。七月十四日卡巴洛和康果洛宣告陷落；七月十八日包围卡松戈。七月二十一日包围博杜安维尔，七月二十五日包围金杜和卡利纳。七月三十日包围卡邦戈。第二天，革命者侵入了基伍省，原加丹加省北部，开赛省北部和东方省，并接近了赤道省，甚至威胁到利奥波德维尔。当时人民武装离利奥波德维尔一百公里。克瓦穆特和木谢均被占领。

17. 正是在这个时候，比利时驻刚果大使被召回到布鲁塞尔，他和国防大臣在那里出席了一些会议，参加者还有比利时驻刚果军事代表团团长，此人以前是在朝鲜的比利时营营长。

18. 此外，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哈里曼先生来到了布鲁塞尔。世界报当时报道，在布鲁塞尔得到证实：美国准备直接干涉刚果，不惜任何代价去阻止刚果投向共产主义一边。据说，比利时的过分轻率使华盛顿十分恼火，它即将运送重型装备、卡车和飞机到利奥波德维尔。然而，对美国来说，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大家知道，美国军事人员并不特别善操法语，他们只好派比利时人去。哈里曼先生负责招募这批人。

19. 同时，严格遵守不超出援助的范围，门南·威廉斯先生前往利奥波德维尔解决这个问题。自由比利时报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谈及这个问题，它报道说：大型运输机在利奥波德维尔卸下威力强大的军用物资，以供政府自由使用，使之能荡平叛乱，否则扩展起来就很可悲。该报记者提到第一批四架CI-30型运输机在恩吉洛机场曾卸下五十名美国伞兵，这些运输机开展了装甲车辆、卡车、吉普车和教练人员的空运。不久，又增加了装有机枪、火箭

的战斗机，由通过中央情报局按合同雇佣的反卡斯特罗的古巴驾驶员驾驶。还有些 H - 221 型飞机运送部队和弹药或以后勤物资供应进行镇压的各纵队。同时还有一些由比利时人驾驶的直升飞机和 B - 26K 型的远程侦察机。

20. 那些集中成这样一支“无敌舰队”来打一些只有弓箭作武装的革命者的人，必须对目前正在刚果进行的军事冒险负责。这就是布隆迪代表团的观点。

21. 我们都知道，居住在斯坦利维尔的大多数白种人与黑种人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忧虑。后来我们才明白了，危险是产生于比、美的干涉。企图要人相信比、美的镇压是为了使白人免遭黑人起义者的危害的论调，是一种法西斯的理由。事实真相是，在斯坦利维尔的比利时人、希腊人、印度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只是在伞兵突击队于斯坦利维尔空降、坦克和迫击炮涌到之后，才看到他们自己将有危险。

22. 在回答某些代表团对我国提出的控诉之前，我想让你们看看让·齐格勒在他的一本题为非洲的反革命²的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见解。他着重写道：

“非洲革命是一个抱有共同意图——可能的话，采取共同行动——的集团。它首先要解放该大陆上仍在白种人统治下的那些地区。因此，它的行动是针对罗得西亚、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南非共和国的白种人社会的。非洲的反革命因此可以确定解说为一个抱有共同意图——可能的话，采取共同行动——的集团，其目的在于维持该大陆上最后的三分之一地区的白种人统治。”

让·齐格勒接着说：

“面对独立的非洲的革命集团，白人统治下的那一部分非洲正在准备战争。无论是南非的首领，还是南罗得西亚政府，或是葡萄牙政府都不愿意按照在亚的斯亚贝巴所提出的要求行事。这些白人的首领正在应付挑战，他们接受力量的较量，并正在为此作准备。”

23. 为了揭露反革命的精神状态，让·齐格勒访问了一些雇佣兵。下面是他收集的言论——都是雇佣兵的话：

²巴黎，帕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黑人，照定义说是撒谎者和骗子。他们要我们都杀光。我们和他们就是你死我活。是的，先生们，你们的非殖民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阴谋。我们决心战斗，我们是抵挡非洲共产主义的最后堤防。”

另一个雇佣兵——他在那辉煌的分裂时期曾在加丹加部队中服役——说：

“一九六三年一月休战后，大批雇佣兵越过了刚果边界。其中一部分加入了葡萄牙部队，其余的继续走，到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共和国当兵。因此，他们现在都受反革命支配。”

24. 在这里我要说，按照布隆迪代表团的意见，武装干涉刚果大大危害着世界和平。我刚才引述过的那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雇佣军的干涉并非属于正常自愿应募范围的简单介入，而是存心要在中非进行军事冒险的行动。我要说，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只不过是在干涉者保护下加丹加省的扩大。金融界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扮演的角色，就是昔日加丹加省在反对非洲非殖民化的斗争中充当的角色。方法是一样的，目的也相同。我要对你们说，我要对我的非洲兄弟们说，这个集团对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所表明的理想是一个死敌。在罗得西亚和南非招募的雇佣军疯狂地作战，因为他们把这场战斗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当作是一场神圣的战斗，一场神圣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他们认为新殖民化的刚果是一个前哨堡垒，必须保持在他们阵营之内，以确保在不可避免的革命与反革命对峙中的一个要害阵地。

25. 是否需要为在座诸位引述一位从斯坦利维尔回到利奥波德维尔的外国记者所作的见证呢？他叙述了在空投伞兵突击队时，在斯坦利维尔发生的军事行动。这位记者报道说，当雇佣军和刚果国民军的军事人员到达时，平民立刻开始逃跑。然而那些被认为是忠于中央政府的人都高举双臂跑去请求保护。但是，得到什么样的回答？迎接他们的是机枪扫射。这一大群男人、妇女和儿童被雇佣军杀得一干二净。因为雇佣军只看到他们是黑色的。他们出于履行义务的本能而开火。对于雇佣军来说，这些人都是黑人，而黑人是通通一样的。斯坦利维尔全城遍地皆是那三、四万遇难的非洲人的尸体。

26. 我认为这没有丝毫夸张。因为报道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雇佣军的活动所造成的悲惨后果的，并不是一位非洲记者。这些雇佣军在屠杀斯坦利维尔的非洲居民时，只是为杀人而杀人：他们不光是杀害那些反对现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屠杀是因为非有场屠杀不可。

27. 我的代表团认为，此刻应该引起注意：对刚果的武装干涉可能有一天祸及世界和平。干涉刚果的国家，那些非非洲国家，是明知南非雇佣军是受种族主义情绪驱使的。我认为，那些迄今一直同非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欧洲国家，那些一贯帮助非洲国家去谴责南非的恶毒政策的非非洲国家，应当再一次表明他们的善意，拒绝支持雇佣军在刚果的罪恶活动。

28. 请允许我转到我的发言的第二部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国被某些应对目前的刚果危机负责的国家点到了。布隆迪被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指控为干涉刚果内政。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我们本来一直以为是反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对世界上那么多危机——古巴、越南、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危机都要负责的美利坚合众国，竟然会有一天产生这个念头，加罪于一个毫无防御的非洲国家，单纯因为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许不符合国务院的意见和观点。我本来甚至不愿意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提了。因为我国已被点名，被美国代表——对他，我应该十分尊重。——点了名。我国将不难就其对兄弟邻邦刚果的政策，阐明自己的观点。

29. 布隆迪政府曾有机会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三次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刚果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还在内罗毕继续工作。我的代表团认为，目前不宜评论该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因为正是那些自称为刚果和平与安全保卫者的人破坏了它的努力。我有理由认为，应当停止干涉刚果内政的是国务院，而不是布隆迪。布隆迪赞助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吃力不讨好的努力。其结果至今不佳，这是斯坦利维尔受到武装干涉的缘故。

30. 一切自由的国家都很了解，美利坚合众国迄

今奉行的政策：只要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只要存在着选择中立政策上的真正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和平共处。

31. 刚果的历史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灾难都是外国干涉的结果。美国对我国边境的轰炸，由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驾驶的T-28型轰炸机对我国领空的屡次公然侵犯，在空间行动中对布卡武城的非洲人实行灭绝——该城比我国首都布琼布拉还大；这一切无可置疑地表明：几个西方国家在美国指挥下采取的讨伐行动，是明目张胆的侵略，是对非洲大陆的挑衅。

32. 布隆迪十分清楚这些国家的一切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它们的捏造不能阻止我国政府为布隆迪人民和我们的整个非洲政策的最大利益而继续走自己判定为正确的道路。

33. 那些不执行从前的主人所指定的政策的非洲国家被这些从前的主人看成是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它们被扣上各种各样莫须有的帽子。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和七日比利时晚报上一段带有威胁性的话：

“比利时政府并非没有向乌松布拉指出，姆瓦米政府为支援基伍省的叛乱冒着颇大的危险，至少有可能看到比利时断绝资金援助。”

34. 这就是说，如果布隆迪政府对刚果革命稍有支援的姿态的话，那么，对刚果局势有责任的比利时，就要作出反应撤销对布隆迪的援助。这也就意味着，假如布隆迪政府不作瓦解非洲的同谋犯的话，我们就会有受到国际反动派暴力入侵的危险。我认为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那些据说是应利奥波德维尔中央政府正式或合法邀请而干涉刚果的国家并没有执行中立政策。

35. 我的代表团认为执行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布隆迪与其邻国之间的冲突必须从非洲全局出发而求得解决。在这个讲台上对某些非洲国家进行指控的那些代表团是蓄意制造分裂，目的在于阻挠人们谋求一个公正而恰当的解决办法，以帮助刚果人民享受独立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在谴责比利时在斯坦利维尔的伞兵行动这一点上。因此，我的代表团认

为其中的某些代表团只是代表“院外活动”政策的某些方面，远远没有反映出他们本国人民的观点和意见。

36. 我还不揣冒昧，以我的代表团的名义，向在座诸位说明，我们到这里是为了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听取某些蓄意搞分裂的声明；我重申在非洲人之间不存在种族主义的问题，不存在非洲人奴役非洲兄弟的问题。我的代表团认为最大的奴役是洗脑筋，是精神错乱，因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慢性的、无可救药的奴役，而其他的奴役是可以通过象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的许多国家所进行的革命来加以消除的。

37. 在结束前，我引用我国国家元首姆瓦姆布扎四世陛下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于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上发表的一段讲话。我国国家元首郑重地宣称：

“因为权力对于服从它的人来说总是一种约束，所以政权必须在其基本目的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为服从者谋利益。政权必须确保秩序和安宁，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它必须向贫困，文盲，疾病和饥饿作斗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权力的疏忽，政府的失职，实际上成为人民有权造反的理由。”

这清楚地表明所有非洲国家对刚果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关注。

38. 一切把我们非洲政策的正当目标、把保卫我们利益的正当目标牢记在心上的非洲国家都应该象我这样发言。

39. 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有丝毫夸张。我只是想避免辩论的进程受到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和野蛮行径的影响，因为听了这里某些代表团所作的发言，我觉察到这些代表团是在把非洲人推向自身分裂，也就是说使他们不能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范围内求得解决非洲问题的有效办法。

40. 因此，我冒昧作出结论，武装干涉斯坦利维尔是一九六〇年以来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的镇压和反动野蛮手段的变本加厉。我们已经把这一点立于文书，并且加以证明了。二十二个签字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进行这场辩论

[S/6076 和 Add. 1-5]，³ 它们要求比利时、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断然地让非洲人对这个非洲的问题求得非洲的解决办法。此外，它们还要求安全理事会为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正当目标和利益，竭尽全力，防止英、美、比干涉的重演。

41. 主席先生，我将会请求你让我再次发言，使我的代表团得以驳斥在我今天的发言后必然会对布隆迪代表团、对我国提出的各种主张和指控。

42.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比利时代表团当然并未指望安全理事会这场辩论会在客观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刚果的悲惨事件所引起的激动情绪，表现为措辞激烈的阵阵发作，这是自然的。但是，我本来希望至少那些负责执行他们国家对外政策的人，即使心怀某种怨恨，也会控制他们的激烈情绪，在公开发言中加以克制。

43. 比利时代表团并不怀丝毫敌对情绪，因此，它不以侮辱加于侮辱，不以攻击加于攻击，这也没有什么可引以为荣的。对于毫无根据的大肆诽谤的言论它不会报之以毫无根据的大肆诽谤的言论。

44. 肯尼亚外交部长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一七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竟至于对其比利时同事进行人身攻击。

45. 比利时的立场已由外交大臣在这里充分说明了[第一一七三次会议]。我不再谈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何况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瓦舒库先生已经雄辩地、无可反驳地证明这个军事行动既不违犯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又不违犯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各项原则，也不违犯国际法的各项基本原则。

46. 我也不打算逐点驳斥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的代表在这里所称的诸多牵涉的各节。当然，我不会让力图激化和扩大争端的肯尼亚外交部长的发言引入歧途。我只限于作两点我认为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解释。

47. 斯巴克先生在这里发言时，已经指出有人含

³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糊其辞、模棱两可地指控比利时士兵在刚果肆行屠杀。后来，肯尼亚代表同样含糊其辞地谈到：“由于对刚果人民的武装侵犯而带来的屠杀”以及“造成如此大量流血伤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之后，他就毫不含糊地宣称，我现在逐字逐句地征引他的原话：

“我向安理会提出：在刚果犯下的一切暴行应完全直接地归咎于比利时和美国的侵略。一个人怎能一会儿谈他自己策划和造成的大屠杀，一会儿又谈人道主义呢？”〔第一一七五次会议，第 61 段。〕

48. 唉！刚果发生了大流血，比利时第一个表示痛心；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断言——对此我宁愿不加品评——是毫无根据、有损我国声誉的。

49. 肯尼亚外交部长提不出任何确凿的东西，也举不出任何事实支持其所称各节。我不能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又为中非共和国外交部长所重复的话，断然提出抗议。我要那些散播仇恨的人对其不负责任的言谈可能给国际关系的和谐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50. 还有一句话，我听到不同的指控者在这里说来说去——布隆迪外交大臣今天也说了——他们并不认为必须谴责拘留人质这个可恶的做法。据他们说，要是没有营救行动，本来不会发生屠杀人质的事。比利时外交大臣已在这里肯定：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在叛乱分子占领的地区，数十名外国人已被屠杀，手段往往是残忍的。我这里有一张三十七个国籍不一的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在营救行动之前死于叛乱分子之手的。

51. 比利时代表无意翻开恐怖事件的档案，斯巴克先生已经这样说过。可是当我听到有人断言被扣押的人质在叛乱当局的看护下极为安全的时候，我不得不在这里重提这个事实。

52. 主席先生，谢谢你给了比利时代表团以补充解释的机会。这补充解释，我再说一句，是必不可少的。

53.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象牙海岸共和国代表团不是把刚果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二十二国信件的签字国。我国代表团当时认为，要我们研究的这样

一个局势，牵涉到若干原则，应该在非洲统一组织内冷静地加以审议，以确定非洲的态度。经验表明，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采取这样的做法，正如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昨天如此精明而雄辩地指出：向来是可能的。因此，我们不承担这个责任；不管是否签字国，谁也无权代表非洲发言，而那些自以为应当这样的人，滔滔雄辩不能自制，讲得确实太过分了。我承认，这二十二个国家出席安理会是在行使联合国宪章给予它们的权利。

54. 因此，我要代表我国并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个理事国代表，努力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达成一项不是在互相攻击，而是在息事宁人与和睦的解决办法，旨在恢复友好和国际团结的气氛。现在，既然是对二十二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的信件〔S/6076 和 Add. 1-5〕⁴所提出的问题，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的信件〔S/6096〕⁴二者提出的问题一并审议，我国代表团打算就整个问题陈述自己的看法。

55. 无须提醒安理会，刚果悲剧已经持续四年多了。时间推移，事实如故，只是登场者换了位置。昨天是共和国总统卡萨武布先生任命的一个中央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对一个由外国军队和雇佣军撑腰的分裂派的政府进行斗争。今天是共和国总统卡萨武布先生任命的一个中央政府，在外国军队和雇佣军的援助下，对一个受外国军队支持的所谓民族主义政府进行斗争；而有一个区域组织，则已被恳请谋求，而且仍在谋求一项非洲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两个事实上的政府都是反对中央政府的，但其目标并不相同。

56. 其一是企图破坏刚果的统一；其二的目的所在，我代表团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斗争是在总理阿杜拉统治下开始的，正是他在他的内政部长格贝尼先生的协助下，战胜了加丹加省和斯坦利维尔的事实上的政府，而斗争在另一位总理的统治下仍在继续。

57. 然而，单纯为了维持秩序而提供外援给一个有此要求的宪法授权政府，这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但这种援助的数量和性质应该不至于威胁该国及其邻国的生存。

58. 反之，对于不依正常途径去取得权力，却反

⁴同上。

叛其政府的一部分居民提供军事援助，则不但完全非法，而且就非洲的情况而论，是不道德的。因为这里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或纲领的冲突，而是人与人的冲突。我们非洲人在北非、西非、东非叫做反革命或颠覆的，在非洲中部也应该一样叫法，任何别的叫法都不过是欺骗或诈伪，让某人良心上好受一点罢了。

59. 无论如何，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在刚果斗争的激烈和凶残，与各种外来干涉的广度和强度成正比。事实上，分裂派的政府只是在联合国驱逐了外国军队，雇佣军逃出该国之后才垮台的。刚果于是恢复了统一。然而，必须看到，在维护刚果统一的过程中，当时联合国的成败关系它本身的存亡，虽然此刻我们还很难说、很难认为它的生存已不再受威胁。

60. 对联合国提出的指责——这是它目前困难的由来——是联合国当初的错误引起的。这就是对请求它进行干预的政府不予理会，束手无策地坐视该政府的首脑被杀害。我觉得，非洲统一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应当吸取联合国在刚果的经验，避免卷入无谓的不切实际的争吵。

61. 象牙海岸有一句谚语说：血缘关系，按其本质，是不能断绝的；不管你的行为如何，也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你的兄弟仍然是你的兄弟；这种关系的成立不由自主，他之所以成为你的兄弟并不靠你，你不能踢他一脚而自己不受损。同样，尽管有那么一些困难，刚果始终是非洲的土地，它的领导人也始终是非洲人。而在非洲统一组织与利奥波德维尔政府之间建立信任，是以和平方法求得和平解决的先决条件。我确信，象我们一样有正当权利行使主权和履行义务的那个政府，其忠诚合作将有赖于这一条件。

62. 刚果问题的一个幸运的结果，就是唤起全世界支持联合国进行干预。这不但是道义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必须继续取得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国际舆论的赞助。事实上，加丹加分裂时，国际舆论就反对使用武力。在刚果的联合国部队，如果有时表示想要动用所有一切武器，舆论就加以严厉批评，要求以和平方法求得政治解决。舆论现在不可能如此突然转变而不被指责为偏袒。

63. 就伤亡人数及其所危及的道德原则而论，刚

果目前的战争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过一场仅属局部的内战。两军对垒已使成千上万的刚果人遭到滥杀。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村落的布局和房屋的建筑材料的关系，供给双方的军事装备所造成的破坏，竟至呈现大屠杀的景象，如“启示录”中所形容的，我认为也不算过分或夸张。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舆论对此至今还似乎不太震动；相反，抓住那个国家所遭受的许多灾难中的一次作为借口，虽然是人道主义的借口，来挑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兄弟关系。

64. 这无疑是一场无情的、完全不法的战争。非常遗憾的是拘留了人质；在安理会上屡次有人肯定，这是为了报复——这种做法，我的政府已予谴责。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看法，不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洲、中东还是非洲。希望尽一切办法，一视同仁，拯救这些人的生命。

65. 确实，所有这些恐吓是一个不幸的讹诈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点，有苏米亚洛先生和那些已经表明有意重返斯坦利维尔的生还者的声明为佐证，有世界报为佐证。该报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道：所发布的并一直执行到伞兵空降时的命令是，“任何人伤害一个白人都要立即处决。”不幸的是，无辜者还是付出了生命。

66. 斯坦利维尔当局没有考虑到，新闻界用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宣扬这件事情，因而激怒了早已受“刚果的丁丁”、“非洲的泰山”、“丛林中的金伯”和其他“非洲历险记”一类电视影片所影响的欧美舆论。

67. 种族主义分子和非洲的敌人充分利用这个局势，千方百计地力图把这次灾难归咎于种族斗争，这表明世界道德的堕落。他们已经忘记了那些焚尸炉，忘记了奥拉多尔絮格朗的耻辱，那种无比残酷和野蛮的事情并非黑人干的。

68. 为拯救人命而作出了努力，这是对的；但遗憾的是，由于预计到这种行为的必然结局，竟然乞灵于种族的因素以作辩解，这就使南非的种族主义分子，那些以屠杀黑人为职业的丑类，得以把这个行动看作白种人团结的表现。

69. 救了一千八百人的生命之后，抓了两万人集中起来进行审问，可疑者立即处决。那些雇佣军声

称，所有这些俘虏，都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处决的。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那些所谓食人的部族。肩负着责任的我们，对这种解决办法应该怎么看呢？

70. 象牙海岸代表团，尽管愤慨和激动，一直避免作出谴责，希望能继续执行其不断谋求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坚定方针。

71. 所以，它仍然坚决认为，安理会应能摆脱贫问题的感情方面的影响，判明事实，促成一个使发生这种性质的冲突的危险得以消除的解决办法。伞兵空投前在欧洲感受到的以及其后在非洲感受到的紧张就证明，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刚果的悲剧可能引起什么反响，扩大到什么程度。

72. 那些白人雇佣军为了一份薪饷而作精心计划的谋杀勾当是为文明所不齿的。外国干涉所提供的重型武器的使用，造成人类生命的大量毁灭，成年人丧生者如此众多，以致刚果不得不将全部能动用的人力资源，包括十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投到前线。如果对这种局势无动于衷，那的确是残忍的。

73. 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双方向刚果人提供援助的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刚果问题的解决，而是帮助他们互相残杀。令人奇怪的是，供杀人用的援助比之供维持生命用的援助更容易获得。

74. 还有就是，在这次辩论过程中向我们提供的信息表明，联合国曾经想替刚果解脱的那些危险正重新出现。我想谈谈大国的对抗和那些由此而遭殃的国家的不幸事例，以期劝说那些较小的国家，趁着为时未晚，发起拯救刚果的行动。

75. 在我看来，刚果的利益显然在于和平、团结与和解。

76. 我一直在谈论必须客观地判明的事实，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主观因素；这些主观因素不能忽视，而且对于恢复和平来说，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这种因素之一，那些“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不属非洲词汇，就不应使非洲人分裂，也不应援引来反对非洲人。再者，假如非洲人认为，同他们一样受过苦难、经过共

同斗争赢得了自由的人会牺牲其独立与自由去支持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或其他类似的概念，那就是不自觉地助长那种说奴隶不爱自由的谬论。

77. 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抛开我们的偏爱、我们的意识形态，不采取任何无助于使刚果人和解并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行动。

78. 断定——有充分理由断定——刚果问题不可能用军事方法解决，就是断定任何一方都不能使自己的全部观点取胜；因此也就是承认妥协必不可避免。然而，假如先行定下条件和例外，就不可能达成妥协。一个善于调停的人，应该能够抛开自己的感情，置身于斗争之外，免致某一方不能接受和解，而且，无论双方表现如何，都应该能够确定和解的因素，排除分裂的因素。

79. 我的代表团认为非洲统一组织能够帮助刚果政府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假如它不寻求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合作的话，那就现实；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这样做，那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安理会的任务极其艰巨。无论如何，既然宪章要求尊重联合国一切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安理会就应该保证使一切国家不去干涉刚果的内政。

80. 安理会应该宣布，刚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律与秩序的恢复以及和解；应该劝说一切国家不要做任何可能阻挠或妨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事情。

81. 安理会已获悉非洲统一组织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决议所作的努力；我的政府属于对非洲统一组织的犹豫不决及其无谓的个人争吵感到遗憾者之列，可是它确信，一旦火气平息了，非洲的智慧就会胜利。因此，安理会应该鼓励非洲统一组织继续努力，并请所有国家在这方面给予协助。

82. 这些建议，目的是在刚果悲剧这个问题上恢复国际团结，以求在悲剧扩大到不可预料的程度之前加以结束。我认为，尽管刚果问题引起了那么一些激烈的情绪，安理会既然能够在其他情况下非常有效地加以处理，也将能够缓和紧张局势，使双方冷静下来，协助制止这场拖延已经太久、无谓断送人命实在已经太多的悲剧。

83. 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F.乌弗埃-博瓦尼先生十二月十日在瓦加杜古说过：“我们对非洲局势开始感到忧虑。”确实如此，因为，大国对抗这个幽灵如今已经再次出现。正因为这样，特别是在刚果问题的目前状况下，我向这些大国呼吁：不要做任何可能阻碍安全理事会解决问题而使刚果人民满意的事情，否则将是一场大祸。

84. **卡马拉先生**(巴西)：几星期前，在斯坦利维尔对无辜的、毫无保护的人质施加暴行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根据未被否认的人证物证，应负罪责的是那些为了在刚果建立所谓“刚果人民共和国”而战斗的叛乱分子。

85.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上，对几个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关于那次解救幸而未遭叛乱分子残害的人质的人道主义行动的、指控比利时、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申诉进行了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没有举出一件事实，没有提供一件证据，足以证明发生在斯坦利维尔及其他地方的行为辩解。而犯罪事实，则已广泛宣布，甚至有照片佐证，无人否认。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其惨无人道已充分暴露。不仅这样，这次辩论的作用，只不过是搜集了新证据和更多的情况，使得普遍对这种怙恶不悛、异乎寻常的行为感到憎恶的情绪更为强烈。

86. 巴西不能不谴责这样的行为。巴西代表团的反对意见有其完全特殊的意义，因而无法指责我们偏袒。自联合国开创以来，巴西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最坚决不渝者之一。非洲人民要从外国主权的压制下的牢狱脱身而出，达到充分运用其独立自主这个愿望，向来得到我国的热诚的支持和同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

87. 我们继续赞助在联合国这里为实现非殖民化、为消灭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政治统治与物质控制的最后残余所作的一切努力。由此我国更加认为，在这里发表的一些论断，大意是说那次营救受危害的人质的行动证明有一个特意为迫害黑种人而策划的阴谋，这种讲法是不公正的，是脱离现实的。

88. 我的代表团不能不对那种说谴责斯坦利维尔的野蛮行为就是参与反对黑人的全球性种族主义阴

谋的意见，表示正式的保留。在我国并不存在黑人居民经常受屈辱的状况，而据刚果（布拉柴维尔）代表说，这种状况是他的种族在世界上一切地方的遭遇。在巴西，黑人是巴西人，同其他巴西人一样，充分行使公民权并得到保障。我国人民为有非洲文明参与形成我们民族特质而自豪。论传统，我们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论实行一贯的真正的种族民主，我们是反对种族主义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坦利维尔的恶梦，宣称不以为然，是心安理得的。解救那些被斯坦利维尔叛乱分子拘押的人质的行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宪法授权的政府要求采取的；这个政府是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得到联合国的承认，而提出那个要求是行使它的主权。值得指出的是：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合法性，在审议当前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会议〔第一一七〇次会议〕上，已由象牙海岸代表在这里据实证明。另一方面，我已得知大部分参加安理会工作的非洲国家都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和该政府保持正常外交关系。

89. 因此，从正式的法律的观点看，那次拯救生命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是由刚果政府本身在行使权力中请求采取的。

90. 这样一个行动，其所以正当，就在于激发它的目的本身，那就是制止犯罪，而该项罪行——国际法以及国家关系的一切行为准则均视为犯罪的——则是战时以无辜的平民为人质，借以讨价还价。这一次的实际情况还有一点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人质——其中有妇女、儿童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并不属于参战的任何一方，而是其他国家的国民。拘留人质的做法，为法律与关于战争问题的国际公约所谴责，这些公约旨在把战争后果限制于军事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囚禁平民——非参战者——是与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精神绝对不能相容的，而这种精神正是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之所本；利用这些平民去迫使对方作出某种让步，则更应受到斥责。

91. 显然，目前发生在刚果的、具有国内叛乱的一切特征的这样一次战役，不能说日内瓦公约适用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活动。但是，即使对于目前席卷刚果的内战，引导我们对人格至少给予起码的尊重的那些一般原则应该还是适用的。所以，那次为拯救人质

的生命而采取的人道主义的行动，在巴西代表团看来，不但在方法上，而且在动机上，是合法的。

92. 把巴西与非洲兄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真诚友谊的牢固纽带，以及我们为继续清除殖民主义、为鼓励年青的非洲国家发展起来并充分参加国际生活而斗争的明朗而一贯的积极意向只能加强我们谴责斯坦利维尔叛军的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在刚果犯下的违反法律与国际道德的基本原则的行为，是非正规部队干的，是叛乱者干的，不能归咎于任何得到法律上承认的非洲政府。然而，这个事实丝毫不减轻叛乱分子的罪责。

93. 在现代历史的恐怖画廊里，斯坦利维尔肯定要出现于不幸的声名狼藉的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利迪策和奥拉多尔的名字之旁；在那些地方，人类经历了最大痛苦的时刻。我不相信，这个因不祥的往事而蒙垢的名字能作为战斗口号，为任何国家的发展鼓动一次大进军；或者作为象征，为一个伟大的、机智的、宽宏大量的种族赢得强盛与繁荣而唤起行动。

94. 在痛惜发展于斯坦利维尔和刚果其他地方的残酷事件的同时，我的代表团要强调探求一切可能的途径以得出一个有效的和平解决刚果问题的办法的重要性。我们大力支持关于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使其尽快向安理会作出报告的建议。此外，我的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当重申其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定所遵循的那些原则。

95. 所以，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指出：刚果问题的最后解决，只能由刚果人民自己去求得。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为某些政府据说正在向叛乱运动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而作的任何辩解。这些援助是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背道而驰的，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表现。对刚果的统一及其领土完整，所有国家都应当个别地和集体地加以尊重并予以巩固。

96. 正如前面某些发言人所指出的，斯坦利维尔事件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刚果和刚果人民的未来。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宝贵帮助和有效合作之下，我们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从而为全国和解铺平道路。

97. 巴西代表团认为，这些就是为了满足刚果人民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合理愿望所必须遵守和实施的基本原则。

98. **奥达卡先生**（乌干达）：在以上那些跟乌干达一起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的信〔S/6070 和 Add. 1-5〕上签名的发言者之后，我这么迟才发言。我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大部分已经谈到了。然而，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毗邻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国对于刚果所发生的一切是至少深为关注的。部分地由于纯粹为自己而自然地愿有一个和平繁荣的邻国，部分地由于整个非洲其实整个世界都因斯坦利维尔受到强国联合侵犯而非常震动。

99. 某些外交部长曾把今年年初东非某些国家的政府使用外国军队平息他们的军队哗变同刚果目前发生的事情相比。我认为，刚果的局势是不能同乌干达或东非其他地方的局势相提并论的。在东非，仅仅是一个连队的少数士兵违抗合法的命令，英国军队被引进去只是为了保护要害设施，和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那次哗变的原因是对服役条件的不满，并不是——我再说一遍，并不是——反对乌干达合法政府的叛乱。因此，把在刚果为支持一派统治另一派的斗争而使用雇佣军和运进大量军事装备，同在东非使用外国军队的事相比是荒谬的。

100. 昨天〔第一一七六次会议〕尼日利亚外交部长说那些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外国武装干涉问题的，本来应该把问题提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上去。我要在这里说明为什么乌干达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签字国之一。

101. 除了其他非洲会员国已提出的理由外，先不谈尼日利亚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是讨论美国、比利时和联合王国干涉问题的适当机构。我们所以这样看，首先因为这三个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国而不是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因此，我们不能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有关它们的问题。

102. 但是，还有人争论说，非洲国家侵犯了刚果的主权和独立，说这个问题应该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如果尼日利亚或刚果政府认为非洲其他国家干涉刚果内政，尼日利亚和刚果民

主共和国应该知道该向其提出这个问题的适当机构就是非洲统一组织，所有非洲国家都属于这个组织。奇怪的是，尼日利亚代表贾贾·瓦舒库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我且不谈他发言的其他部分，而要求他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样是符合昨天提到的传统的。这样做就会同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发生争执时以及索马里与肯尼亚发生争执时的做法都相符，也会同使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争执得到解决的高贵传统相符。

103. 不过，在被控干涉刚果的国家中，美国和联合王国不但是联合国会员国，而且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因此，乌干达强烈主张这一干涉必须在适当机构中严加指责和予以揭露，而不是象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昨天作的建议那样，把问题引入歧途，转移视线。

104. 自从刚果独立以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动荡，千千万万各个种族的难民涌进我国，我们不得不大量财政开支和使用我们可以动员的薄弱人力去维持他们。因此，我们看到卡萨武布总统吁请非洲统一组织设法帮助他的国家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时，曾感到乐观。我不重述达成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和委派以肯雅塔先生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的经过步骤。但我必须表示我的代表团的失望，因为，尽管外交部长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定下的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条件已为冲伯先生所接受，但冲伯先生不能实践其诺言，那就是：首先停止战斗和保证反政府军的安全，反政府军也同时停火；第二，撤出雇佣军；第三，与反政府军进行谈判，以求得和平解决的办法。你们定会同意，不实行这些条件，特别委员会就不可能前往刚果；而只要无视法律和秩序、专门雇来杀人的雇佣军还被容许在刚果活动，就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105. 有人争辩说，非洲国家拒绝为冲伯提供军事援助来代替雇佣军。我的代表团认为，任何自尊的非洲国家都不会同意派遣非洲部队去充当雇佣军。这样的雇佣军的全部目的与意图是明显地同非洲的目标和愿望相反的。我们认为，他们在刚果不是帮助维护法律和公共秩序，而是为金钱而杀尽无辜。无论如何，假如冲伯先生曾履行他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诺言停止战斗，特别委员会本来就可以说服斯坦利维尔政权同时

停战，这样就会造成必要的和平状况，没有这个和平状况就不能进行有效的谈判。我知道，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没有出席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正在为在瓦舒库先生缺席时，我们说服了冲伯先生不要纠缠于法律细节，他才接受了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现在所赞扬的决议。

106. 必须清楚，除了考虑法律和宪法方面的论点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在南非实行不人道的制度，因为我们始终感到这个国家的对内政策侵犯人权。美国阻止古巴合法政府取得军事援助，由于它认为牵涉到其他因素。在那个事件中，那些因素是军事的和战略的。说到刚果，我们在乌干达作为它的邻居曾由于难民拥入而受到刚果局面混乱的影响。使我们感到不安的还有，冲伯总理采取的非非洲的解决途径，即请来了白人雇佣军，那些只要钱财的士兵被雇来杀人，他们不是逢人便杀，而是逢非洲人便杀。我们也关切刚果问题的“冷战”方面。

107. 因此，当冲伯先生和南非职业雇佣军称兄道弟的时候，不能指望我们去支持他。任何头脑清醒的非洲人都不会干那种事的。乌干达代表团看得很清楚，冲伯和他的顾问们只对主权的纯粹法律条文上的解释感兴趣，这些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正准备借主权、统一和人道主义的名义去消灭数百万刚果人。因此，令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不顾非洲国家的一致意见，美国和比利时并没有运用它们的影响，说服冲伯先生从停火中寻求解决办法，撤走雇佣军并开始和平谈判。

108. 我们都记得，特别委员会附属的小组委员会曾要求会见美国总统，却因遭到无理拒绝而未果。我们也记得，有人不公平地责难特别委员会不去斯坦利维尔或利奥波德维尔。对特别委员会来说，如果那些雇佣军还在那里打仗的话，是不能指望它去利奥波德维尔或斯坦利维尔的。

109. 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件，对刚果和非洲来说，这是悲剧的一天。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⁵时说过的，这件事关系到关于小国

⁵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全体会议，第一二九三次会议。

独立的整个问题。我想首先表明我国政府对以平民作人质的做法极端憎恶。我们也强烈谴责对整个整个村庄的轰炸和扫射以致造成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亡。要了解十一月二十四日事件重要的是要知道，由一个叫霍尔的少校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当时正在朝斯坦利维尔进发，斯坦利维尔将受轰炸已是公开的秘密。这项军事行动的唯一障碍是，在斯坦利维尔有很多白人，其中大部分是比利时人和美国人。任何不愿以偏见来观察那个局势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美国、比利时和联合王国声称他们提出的营救行动是人道主义的，这一行动明显是支持霍尔少校所率领的行动的。

110. 因此，我的政府认为，美国等国在唆使职业雇佣军在非洲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并且在确定了进攻斯坦利维尔的日期之后，却又吁请特别委员会替已为军事行动迫近所危及的白人人质辩护，这种作法太不象样。它们完全知道，如果没有来自空中、或来自向斯坦利维尔推进的雇佣军的进攻威胁，白人本来是不会被留为人质的。

111. 曾在这个安理会上引用过的格贝尼的电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出于对刚果局势日益恶化的严重关注，乌干达总理密尔顿·奥博特先生十一月二日向美国呼吁，要求美国运用对冲伯先生的影响来阻止从地面或空中对斯坦利维尔的进攻。还强调了在内罗毕立即开始谈判的重要性，并且吁请斯坦利维尔政权停止战斗，开始在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下谈判。

112. 内罗毕会议上以斯坦利维尔政权为一方，利奥波德维尔和美国为另一方的谈判，各有目的，互相矛盾。利奥波德维尔和美国仅对两件事感兴趣：第一，营救白人人质的生命；第二，把从斯坦利维尔占到的军事便宜扩大到最大限度。因此，在内罗毕谈判时，他们极力歪曲斯坦利维尔政权的意图，指控它企图利用人质作自己的政治资本。

113. 很难想象参加会议的任何非洲的领袖会只关心白人的命运，而对该城市的非洲同胞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们曾清清楚楚地表明，我们关心的是要拯救所有人的生命，我重复一遍，所有人的生命，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但依美国和冲伯先生看来，这等于把斯坦利维尔政权提高到合法政府的地位。

114. 我不想对刚果代表自己提出的、对刚果人同类相残的指控表示意见。我的代表团现在唯一的关心是寻找一个收拾刚果混乱局面的办法。我们确信，只要有一个好领导，一个致力于寻找把生命损失减到最小限度而能持久而和平地解决刚果问题的办法的领导，刚果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认为，给敌对的任何一方以不管多少的军事援助，都是不能解决刚果问题的。

115. 自卢蒙巴死后，刚果不幸没有能找到另一位深得人心的、并为刚果人民所接受的民族领袖。我们认为这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116.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的代表团确信，尽管不幸发生了对斯坦利维尔的侵略，但时间还来得及。所以，我建议安全理事会——特别是美国、比利时和联合王国——对冲伯先生施加它们的全部影响，使他接受非洲统一组织关于从刚果撤出全部雇佣军的决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起点。

117. 我们要求冲伯总理重新考虑他的立场，并真诚地努力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合作。应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有冲伯总理参加，它的主要目标是停止一切战斗。与此同时，应该要求斯坦利维尔政权的领导作出同时停火的保证。刚果正面临着接近内战的局势，如果美国和比利时坚持要把军事解决用于一个迫切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那么刚果就不可能有和平，因而，在非洲也不可能有和平。

118. 我和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一道强烈谴责把非洲分裂成某些人所谓“阿拉伯人北部”和“黑人南部”的企图。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非洲。我们坚持团结。决不容许有分割非洲大陆的企图。

119. 最后，我再说一遍，刚果问题本质上是非洲的问题。我的代表团的希望是，非洲国家如得到机会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120. **刘先生**（中国）：在那么多热烈的发言之后，我觉得重提一下与本问题有关的基本事实，是有益的。首先，斯坦利维尔地区的叛乱分子确曾抓了几千名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其次，这些叛乱分子曾以立刻处决来威胁那些人质，对这些事实并无争

论；有争论的是比利时和美国发动的营救行动是否必要。

121. 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各国力言这种营救行动是不必要的，说它没有拯救那些人的生命，反而使屠杀实际成为不可避免。这里，我们陷入了主观臆测。我相信，谁也不能多少有点把握地证明，假如不发动营救行动将会发生或不发生什么事情。

122.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代表团对比利时和美国代表在安理会所说的营救工作对拯救人质的生命是必要的，是一次人道主义的使命，没有其他目的，感到完全满意。

123. 既然营救工作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明确批准的，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又是大家承认的这个国家合法组成的政府；那么很难理解关于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威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等指控的罪名怎么能成立。

124. 但营救行动确曾发生，并且成功地使两千左右不同国籍的人脱离了危险。我的代表团认为，对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互相责难，没有什么好处。安理会在现在应该关注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前途。可悲的是，经过联合国四年努力之后，随着独立刚果的诞生而出现的苦恼问题现又重新出现了。

125.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指控某些兄弟国家一直在支持协助刚果国内的叛乱，破坏刚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昨天在安理会上所作的发言中，要求安理会认真考虑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并劝阻那些被指控非法干涉刚果的各非洲国家不要对刚果的事务再作干预。

126. 不用说，安理会对这个问题负有持续的特殊责任。安理会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决议〔S/4405〕⁶今天仍然有效，安理会在该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不参与可能妨碍法律和秩序的恢复

和刚果政府权力的行使的任何行动，也不参与可能破坏刚果共和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任何行动”。

127. 如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是真实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安理会至少应按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的要求去做。

128. 我认为，这样一个建议十分可取，即安理会作为紧急措施，成立一个视察调查小组前往刚果，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这样可以使对刚果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尽早终止。

129. 安全理事会当然了解，刚果遭受的干涉不仅来自非洲的姊妹国家，而且还来自远在非洲以外的国家。众所周知，我的国家的共产党，就把刚果看做一个政治上的真空，并企图填补这个真空。他们不仅是对刚果的独立的威胁，而且是对整个非洲的威胁。

130. 安理会对刚果的义务是清楚的。安理会应该注意做到使刚果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得到维护，使刚果不成为外国野心的角逐场所；它应该使刚果获得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问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机会，不受外来的干涉和得到大家的善意和帮助。我相信，促使实现这些是符合所有非洲国家的利益的。看一看地图就会明白，只要这个经济上富饶、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非洲其余地方也不会有持久的稳定。

131. **主席：**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再没有其他发言人，因此，我即将宣布散会。

132. 散会前，我谨通知安理会，经过例行的磋商，已决定于明天上午召开安理会会议，继续讨论刚果问题。明天下午安理会也将开会，恢复审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分别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的信中所提出的控诉。

133. 我还想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我们已同意于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再开一次安理会会议，审议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

下午六时散会

⁶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н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Ó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